

書經體註

頁

書經註大全卷

召洛范 翔紫苑先生駢

鍾山錢希祥再文纂輯

召誥此篇分二天。既看自首至不作。為是詔洛之事。見召公致
誥之由。自大保至未皆召公。致誥于王。記周公轉達之詞。其大意
以疾敬德為主。蓋祈天永命。不外乎誠民而誠民。又必本于敬德
也。

首節史臣敘說。惟二月既及望。第六日乙未。成王蚤起。步自周京。
隨至于豐。繼以宅洛之事。告于文武之廟者。其上有所承也。此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朝瞻洛。伊。母遠矣。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室

記成王造廟以重其事至豐以告廟意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

惟太節王在豐居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則下有所託矣召公承命遂目豐起行而來到三月三日丙午月初生明友第三日戊申太保登至于洛邑以達都大事當稽於天乃命元龜卜其向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遂經豐慶其位次雖未與王而親禮蓋已定矣○此記召公至洛以始其事也越若來以上見王命以相宅以下見稽天意以定宅

越三節戊申既得卜而經營及第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眾殷民關荆棘平高下攻泝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河及第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位次具平定矣○此記召公定位以成其始也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日攻位之役其事易辨故只明其已遷之民上得見其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位成見其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節中順既定其位矣及明日乙卯周公于侵晨亦至于洛遂

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鑑京也去豐二十五里

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洛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肅敷尾三反成音戊○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難言召公於豐巡選而來也肅孟康曰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

度其城郭宗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郊社朝市之位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眾庶也庶用殷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

遍觀乎新邑所經營之處凡王城下都無不周覽蓋以營洛大事故慎之也○此記周公至洛而慎其事也

越三節乙卯既至洛而達觀矣及第三日丁巳遂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饋為誠也及明日戊午乃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二豕一祭畢以豐為敬也○此記周公祀神以重其事也

越七節戊午祭告已畢有以祈神休矣然不能不用民力也于是定為役書至第七日甲子周公以四方諸侯暨率其衆殷民來供此役乃于是日之朝用所定之役書親命庶殷甸男服之邦伯使之輔命于諸侯也○此記周公命庶殷以終其事也庶殷指民說侯甸男指君說邦伯是諸侯之長庶供役者民率其民以供役者君總其君以率民供役者邦伯故獨命邦伯使轉命侯甸男之君以命庶殷也

越既節周公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乃以周公之命命殷衆既命殷衆于是衆殷民莫不懽懽鼓舞趨事以赴功焉譬且然而友民更可知矣○此記周公得民以成其終也上用牲是與祖禮以仰祈神休此至佳是定役書而下得人力曰庶民王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

且而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乎新營周

至則編觀新邑越三日丁巳經于郊平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平一豕一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稷用太平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

上彌卒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下度厚薄勿溝血物上方設遠近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糧糧以合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厥既命殷庶殷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王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太保節營洛邑畢周公將歸鎬京召公因欲陳戒于王乃以庶邦
家君各有所獻致殷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其言其意
曰我今拜手稽首有所陳于王而託公轉達之惟以作洛固為化
殷之基而君身實乃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誠欲詰諭庶殷使之
化怙修而為友順要必自乃御事始也公歸其以言言達之王可
乎○此召公欲詰戒成王而先自明其意也作洛之意本為化殷
而化殷之本端在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已
自乃御事見非諸臣所能預即舍敬德意下文皇天上帝以下卽
旅王之詞蓋謂此于周公而使之轉達也

嗚呼節召公欲戒王先嘆息說我謂告庶殷必自御事者長以王
為天子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夫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已居天
位為天元而而此大國殷矣乃一旦天不終祐遂改華其元子
之貴與茲大國殷之命而使後代之今王繼文武而受厥命居
元子之嗣居大國之勢固有無限之休矣然可改于昔者未必
不可改于今則力此有無限之憂恤也要其所以改之者則以下
敬之故耳誠能操心簡行一以敬為主則天命在我自不忍遽改
矣嗚呼王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

同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慨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

稽首旅王若公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賁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詰併達之

主謂洛邑已定欲詰告庶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擅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房

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茲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藹受嗣

命不當而示保命之道也皇天三句先以天之改商者引起下意
惟王三句見昔之命既可改今之命亦未始不可改以警惕之末
則言弗敬則改能敬則弗改以策勵之也改字貫下句說王受命
當補出文武求惟休二句重惟恤一邊敬字兼存發見朱子曰此
數句一篇之大旨下皆反覆推行此數句意耳

天既簡承上節說天既永遠斷絕大邦殷之命矣是豈祖宗之積
累不足固絕天心哉夫殷自成湯以來代有哲王其精爽多在干
天宜若能為子孫計也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却肆行無忌
自初至終皆迷顛倒于黎老則播棄遠使賢智逃藏于好回則崇
信之使病民者當在顯位于是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無可控告
但知徂逝其子摘持其婦以哀號于天乃往而逃亡求免其虐又
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矣嗚呼上天豈高听卑固念
商先王之德而不勝其矜憐四方民之心故何時眷殷之命今遂
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即祖宗德澤亦不足恃如
此王其孜孜亟亟敬修其德而保民以徇天命可耳不然雖有文
武在天之靈其可恃哉○此承上言天命既絕即祖德難憑以勉
王敬德也一氣說下歸重到末一句智藏察在則不能敬德可知
民亡見執則不能誠民可知眷命用懋則天之永命不能祗矣懋
字指文武勉懋字亦字有味言天既念商先王之德而亦哀此四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是無妄觀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命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
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察在夫知保抱摘持厥婦子以

嘉爾矣但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養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方民之無事也一不敬德則天絕其命祖宗亦無如何言外見王苟不敬德雖有文武亦不足恃可不莊敬日強以敬厥德哉疾者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通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節天命不常常有德豈特一代然哉我觀古之先民有若夏禹天既思若啓行若翼有以導迪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賢是以敷奉其緒當時禹亦仰考天意知天地其德則益加祇台知天保其子則授以天器承順無違如此立乎衰至今存也乃桀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代之矣又觀今之殷湯天亦思若啓行若翼有以導迪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俾纘書服以有天下當時湯亦上考天意知天地其德則益加勉昭知天保其格則遂行放伐承順無違又如此宜乎殷至今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周代之矣夫禹湯能敬德故與也勃焉乃其子孫不敬德遂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豈不視乎君心之敬肆哉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商之興亡以證之也只就夏商發出去皆無常以引起下節王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

今中節憂殷天命忽然墜失者總因後王不能敬德之故而親近老臣則尤敬德之助也今我幼冲之主託嗣天位矣此時德性未堅第一要降帥重道于言動一臣必須倚爲心腹言聽計從切不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于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今

可輕易遺棄之所以然者蓋與亡之繼備于古吉凶之理出于天然壽者閱歷多而聞見博深契先哲心源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能積善而如見其事以此言之是已不可遺矣况又智識高明其發慮定謀戒堅命而期永命皆能而稽而然契乎天之理以此言之是更不可遺也夫德在古賢之壽者則可考既往而立經謀在天資之壽者則可察未來而盡繼敬德者不可得是人以爲輔哉○此欲其任老臣以爲敬德之助庶可無墜天命也冲子與壽者相對惟其爲冲子則每喜新進而憚老成故特以無遺告之遺非必斥逐只不加意所受不遺此句尚虛下二句正推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兩口字是說他如此兩其字指壽言然我資其稽古則可于往事有所鑑資其稽天則可于來事有所決須我不可遺意矧字是進一層語見稽天尤難于稽古也

嗚呼節召公又嘆息說嗚呼我王以冲子而嗣其年雖小然正不得口冲子也乃受天命以長民固即天之元子哉其必大能誠和于小民消其悖逆而歸于遜順使皆歡忻鼓舞無有乖戾則向所謂無疆之體者乃在今矣然民不易誠而誠之不外于敬德王當以敬德爲先不敢視爲緩圖雖小民至微而至爲可畏惟用此兢兢業業之心以照顧祇畏斯民之譽險則德無不敬即民無不誠而得以永保天命乃無負元子之責耳○此言詞王所係之重欲其敬德以誠民而保天命也下數節皆是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對上冲子說冲子言其年之小元子言其任之大爲天元子便

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具

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名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王畏

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耆期

之辭也誠和譽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

畏于民之譽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冒服于土

當代天子民非誠之不可不曰安而曰誠者兼治教言非僅得所之謂也能字內已含敬德意能誠則邦本固而國祚永休何如乎不敢後正所謂疾敬也用字緊連上句說用此敬德之心以順畏民之憂險猶言疾敬德以誠小民耳

王來節誠民固永命之本而新邑實圖大之基今洛邑初成王將來此繼天出治凡一切化民成治之事都繫已留心服行于此土中無容旁委也豈我一人云然哉且亦嘗說人君此一身所係非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此奉答天命以對越上帝肇稱殷禮以詩祀神祇且自此教養萬民以宅中國治觀且之言亦可見自服土中之非誣矣王誠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順眷周之命自一成而不易矣治民之效不即今見其休美乎上言敬德以誠民而永命此則欲其宅洛而行之也通節車自服土中一句蓋已前王未親政全賴大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土泄政之始恐猶倚恃大臣不自已擔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所服行者固即誠民之事然也括其原以虛竭為妙引周公而稱且者君前臣名也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諱召公引來臺車中又句觀求云治民今休可見成命首一成不易之命言能服土中是真能紹上帝而眷顧之命有於茲治民如是其休美豈待後日始見乎此二句乃召公期以宅洛之效也

王先節宅洛本為化民然不得遽求之民也蓋臣者民所視儆今殷御事之臣習于紂惡必先有以馴服之而後可何以服之惟使

中且且祚大邑其育時配美於祀于上

其育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

之中故謂之上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冒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贊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自東景夏多風自西景朝多陰自南景短多暑自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上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他親近臣我思之御事聞正見正行朝多難險以節制其
憎淫帖後之性將向時習于惡而為惡固惟且不足今習于善而
為善亦惟且不足悔悟奮發奮奮圖新豈非轉穢民俗之善机乎
○此推言化民心本乎臣也服殷句虛比介二句正服殷之事未
句以效言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節化民固本于化臣然不遠求之臣也蓋王之一身尤臣民
所視效王當時時收斂此心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以敬
為處所則有以成一己之德乃有以端萬化之源設不敬而德廢
於已又何以化人乎則中闇治即欲不敬德而不可也王盡勉
之哉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敬德也傳雖專言化臣必謹
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須兼帶化民說為是上句言當如此下句
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詞單言敬包德字在內故前云奈何此敬
又云疾敬德此云敬德所又云不可不敬德以一意反覆言之
我節我謂不可不敬德者良以敬不敬之間固斯民誠不誠之所
係即歷年承不承之所係也夫不知將來當觀已往今我周不可
不監視乎有憂亦不可不監視乎有殷盛必監其興亡乃可知所
法戒如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知他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
四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不少延然
不可知者數而可知者理也以今看來惟桀作威數虐不敬厥德
乃早隕墜其命耳殷先王革正而有天下我不知他受天之命何
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

以親近臣我思之御事使其事染附成性
現為善以勸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
其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
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乎有憂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卷五周書
五

不少延然數不可知而理可知也以今看來惟紂毒痛肆害不敬
厥德乃早墜墜厥命耳觀于不敬德而墜命則歷年之由于敬德
可知矣王不當監夏殷而疾敬厥德哉○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
可不敬德之故也首我字指王而言兩監字兼監其與亡說然玩
不敬早墜二句當側重監其亡一邊我不敢知以下王見不可不
監也古人于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曰不可知然不敬
則早墜命則能敬始有歷年實無可疑也若可疑者數所其在天
無可疑者理盡其在我。

今王節觀夏殷不可知我周乎我周自文武以來天命有事屬矣
既王嗣文武而受厥命雖似天眷猶隆然我所受之命固即夏殷
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其武晚年或早墜俱未可知也王當念二
國受命之先如禹有祿德之功遂開四百之祚湯有桀德之功爰
啓六百之基發以武敬德之心嗣之乃可從天命而多歷年耳况
王乃自服土中之初天命去留所從其重初之不敬將不能嗣功
亦何能嗣命哉○此言初之當慎以起下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
王繼之故曰嗣愛我亦何重永短不可知意欲能嗣其有功者
則無患歷年不永也功即指敬德言如禹之禪自湯之繼殷者是
鳴呼節召公嘆息說嗚呼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者為何咄咄如人家
生子無不在其初生孩提時教訓他使習于為善則知識聰明日
漸開發不稍虧其隆衷之休而耆老命于老者竟似自家贈的一
紙符券此初生時後來便難離矣然則人君初服顧可忽乎知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
今主嗣受厥
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

天命我謂亦惟此稟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
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
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
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占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永命
宅新邑所謂
初服也王其

今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禎祥而為吉妖孽而為凶或命以歷年之長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時所服行何如耳初服能謹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與自貽哲命者無異不然則反是矣奈何不謹乎此哉○此由真初服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也罔不二句就喻意說今天以下方發明若字正意惟本天所命然惟成童時能習于善乃有以全之故曰自貽命哲以德命吉凶謂頑祥妖孽之應命歷年謂享國長久也夢補皆不可知意然不可知而未始不可知只在初服能謹與否耳

宅新節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宅此以圖治正所謂初服也故為王計其當及今奮發勉于敬德以端其本不可稍有怠緩之心也蓋歷年短長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主德王其以此德而皆為誠民之用則民心安而天命固以祈上天而保長久之命無難矣○此示以謹初服之事不外敬也肆放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新邑乃初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所政歸民上下句加一用字言以德而為誠民之用也

王勿節至于刑者德之反也今民習染既久過用非法者固多王切勿以非法者必以法繩之亦政為刑戮以用治也蓋民雖頑而性本厚惟順其性而和導之則非彝之習自改而不思無轉移變化之功矣○此言他民不得用罰也亦字有味言民即非彝而上亦不得遽用刑也蓋刑乃拂逆人心之具不能以刑正刑以殺止殺則用治未必始也惟因性順導乃可成化民之功矣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

其惟王勿以民

淫用非彝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王顯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上下勤恤其自我受天命丕若有

益以顯矣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水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自我受天

王位節民之非寡其咎在君若敢于殄戮則君德殞矣其爲王居尊于天下之位必有高乎天下之德誠使德與位稱則倡率有由小民漸漬之久亦惟儀刑君德而用于天下矣大爲治而使民皆過德則吾王之德不亦如日月之照臨而大以顯著乎其矣故德固誠民之本而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此言化民必本于德也位在德元正疾敬之所成位既崇高而德亦首出是下惟居位之元而亦備德之元矣刑者元德之爭而默感之也至此則經用之小民化爲德用之小民正所謂若而有功者德于已則曰敬德邇于民故曰顯

上下節王敬德于上而使小民用德于下則承命之道在是矣然不獨責之王也我君臣須同心協力夙夜勤勞以無疆之恤爲恤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前夏曰百之傳又勿替有殷六百之祚夏殷所歷之年兼而有之可也而豐豈別有所以乎惟欲王敬德緩刑使民不用非彝而皆用德即可以此而受無疆之永命耳○上二節言化民不用行而當用德此承言承命之道即在平此也上下者君敬于上而臣當轉于下也不平看恤即無疆之恤其曰二句是以兼夏殷之歷年期之即下所云受天永命也下乃推其所以而言曰受天永命果何以乎亦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能敬德則民誠民誠則命永總是此意

末節名公託周公誥王將終復拜于階首以吁咻之說新邑初成原爲化導臣民我君臣固皆有其責然主之者實惟王耳予小臣

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天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之民保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永

命離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威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

奉幣用供王能祈天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敢以至所近之殷民及諸在位之君子與我周友順之民皆遵奉
法紀服從教化於王之威命明德都保守而勿失順受而無遺此
國子小臣之職也至王之一身尤臣民所視效當盡務敬德以此
民使嗣受的威命終有之而不替是能盡其威命明德之實以為
保受之地向期王以顯著乃果于是亦顯矣此則王所當盡我豈
敢曰與有勤勞乎不過致恭以奉其幣帛用供王于郊祀之際以
贊成祈天永命之文耳若其所以祈之使永者要特敬德以誠民
豈不視乎王自能之哉公歸其一為我陳之可也○此總一篇
大旨以叮嚀之也保受句截上是以尊君之責任諸已下是以祈
天之實望諸君威命以政令意應勿淫用節明德以教化意應在
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
明也成命應前惟王有成命句王亦顯應前越王顯句以德之昭
著而言不必就令聞上說未有二字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入講
我非敢勤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應前出取幣
句就助察說用德以疑天命實能盡于王身則祭祀以祈鳴休不
徒形于禱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者期望
必能之詞

洛造此篇首節簡錯于康誥之首乃作洛之始詞下分六段看周
公拜于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
王肇稱至固不若時周公教王宅洛之事而先示歸者之意成王
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也于小子其退至文祖德王留周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
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祀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小子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保來以下成王錫命恭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公治洛公受命而交致責難之詞是時王與公俱在洛也年來四節周公述命寧祭禱致忠告于王是時王在鎬公在洛也戊辰二節史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而純于篇終也

補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或勤乃洪大詒治補禮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十六月始生魄之日公以農民叛服不常不可無地以居之子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時四方之民大和輶而來會其民勤矣而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因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事者于是咸致其勤亦不敢自逸乃用役書洪大詒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益知見事臣益知播民也萬年之基成于一月間矣。此敘作洛之始詞也雖臣民並謀要以民為主因民和而宣播之即臣之勤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說和會不過歡欣來會之意下文見士方是服斧斤版築之事咸勤非一端如始之達觀終之督率皆是諸治猶名諸房謂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

周公節史臣說昔周公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以援之說王皆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不敢復命于子明辟也。此書洛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也子即下文孺子之子曰明辟者期之也次節其基作民明辟正與此應告卜當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用書之先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僉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薛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

誥治四王如弗敢及王基即基寧乃胤保十八字

王如龜八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幼冲自遜如弗敢與知上天成新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規制善後事宜俱付之太保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東土凡王城下都皆規畫布置其殆基君王使作民明辟而為萬世致治之主焉○此先敘相治之意也重在作民明辟句首句先表王退託之心基命定命俱指作洛說作洛以承周命其創始也天啓之基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二命字即下文所謂天休也其基基牢推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謂據都會而為明明致治之主自今始基之也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予惟節所謂大相者何如子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龜兆不從我乃改卜瀾水之東瀾水之西以為王城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矣我又卜瀾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殷民得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獻其所卜之兆辭于王而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此正大相東土之事也下黎于先者商民意在近地公意在土中不敢以已見拂衆心故先以此決之天也下當補不吉意兩洛食者瀾瀾在洛之東瀾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俱食其墨吉可知矣俾來以圖則孰為王城孰為下都皆可得于几席之間俾來獻卜則初卜不吉改卜再吉亦可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所謂復于明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其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

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

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

洛食俾來以圖爰獻瀾音墨俾補耕反○乙卯即名誥之乙卯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

流之內也瀾水東瀾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瀾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瀾瀾之

間下都在瀾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上獻其上

辟者如此圖卜不平。玩一及字宜重卜邊

王拜節三既聞周公復命之詞固遣使者公拜手稽首以重其禮而命使曰宅中圖大天休之所在也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因來相視洛邑為我周配蒼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得卜而足其所居乃遣使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其美可也我今據卜觀圖乃知規模弘遠公之用意豈徒為一時計正欲使子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臨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窮也斯望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故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此成王復周公之詞也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其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真宅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公其以子句總承相洛宅洛見其美意之無窮也此上四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也王既不在洛而曰來者順公所在而言耳

周公節洛邑既成公歸于鎬欲以宅洛之事專室之王固誨之說王者為天地百神之主今宅洛之初祀神其先務也王至洛須首舉盛大之祀祀于新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祭即祀典無文而義所當祭者亦皆次其上下尊卑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

之兆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想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受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

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有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

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